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不期而遇

一座安静的民国建筑——当年南京的励志社小楼隐在梧桐深处。近偶尔得知，先祖是此建筑的设计者之一。

走进这处建筑，看宋美龄在这里倡导的“新生活”旧影，忽感觉和我老阿婆相遇。家里有阿婆和她同学林徽因的二人合影，她曾参与“新生活”的建筑设计，后成了全职太太。过世前的一个静夜，她给我看收藏了60年的建筑草图……“把生活欠下的，交给美去完成吧。”她说，建筑不是一张画，建筑要有质感有体温有生命痕迹……

草图，让我看见了一部厚重大书的后面是什么。那些建筑，是男人站立的作品。可整块石头整块砖，全是这些草图这些水给砌牢的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有故宫博物院祝勇博士的建筑随笔，有诗人冯秋子、车前子的家常闲话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: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不确定时代·民国时期  
摄/马康



## 围屋记

文/祝勇

山坳间的田野上，那座巨大的城堡一眼可见。从远处看，它就像大地上生长出一枚巨大果实，有着核桃般坚硬的外壳和温暖多汁的核心。看见关西新围之前，我已无数次地打量过它的照片。然而，当我站在它的面前，它依然让我内心一悚，仿佛一个出其不意的结尾，尾随在一段漫长、幽暗的情节之后。

紫禁城外，皇帝视线不能抵达的远方，同样存在着体量庞大的建筑，书写着百姓们的生存尊严。比如闽西龙岩等地的土楼，山西的高墙大院，还有广东开平的雕楼。藏羌碉楼堪称宏伟，但它们的方向一律是向上的，与灵魂的方向一致。围屋则不同，它们在大地上平面铺开，像一个张开的吸盘，牢牢地依附于大地，吮吸着大地深处的汁液。

赣南现存500多座客家围屋，关西新围是规模最为宏大、保存最为完整的围屋之一。它比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还大。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堡，它的外立面无比的简单，站在高墙外，从这头一眼就能望到另一头。但由于尺度巨大，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使得围墙的上沿变成一条倾斜的线。而它两端的炮楼，则像是两个极重的砝码，或者，秤砣。

简洁平整的外立面，使得光线的变化极为有限。无论南方还是北方，那些有着复杂雕饰的大宅门，影子都将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动不已，即使由大面积几何图形堆砌出的藏式庙宇和民居，由蛮石累砌的粗糙立面，同样在阳光中呈现出鲜明的浮雕感。光线的变化，使这些建筑更像是一个生命体，有呼吸、有表情、有情感。在这些建筑中，光影也成了一种造型。它们通过影子的变化表达了它们对于阳光的渴求，也展现了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呼应关系。但关西新围似乎横平竖直，看上去就像我们儿时搭起的积木。黎明时分，朝东的围墙就会渐渐地亮起来，而粉墙上斑驳的纹路，看上去更像是老电影画面上交织错落的划痕。后来，朝南的一面会亮起来。到了傍晚，光线又会转移到西墙上。直到太阳落幕，所有的外墙暗下来，围屋坚硬的线条就一点一点地隐没，群山巨大的黑影像一个黑洞，把它吸进去，什么都看不见

了，仿佛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。

更大的惊奇出现在它的内部。从巨大墙体上开出的那扇不起眼的拱门走进去，穿越重门，我站在一个巨大的庭院里。有些猝不及防。假如我是一个突然闯入的土匪，此时已袒露在开敞空间里，面对着睽睽众目，黑洞洞的枪管也早已从角楼上的炮眼中伸出。所幸我并没有这样的企图，围屋的主人们，也正沉浸在日常生活里，顾不上抬眼看我。这是这座围屋的正前院，正面朝东，有一座屋宇式正门。门外有门廊，廊有四柱，中间两柱上挂着一副对联，写着：“清风徐来春不老田赋四时，碧水环绕泽长流福延千载”。一位“福延千载”的老人正坐在门口的廊下，迎着徐来的清风，打量着闲庭信步的鸡鹅。正门对面是一座照壁，壁身上白灰照面，朴素庄严又不失稳重大气，与主人的身份相吻合。

站在影壁前，向四下望，目光所及都是门。门像取景框，在这个框内出现的，依旧是门，就像我从镜子里看到了镜子，环环相生，永无止境。《黄帝宅经》说：“夫宅者，门是阴阳之枢纽。”所有的空间，是靠门来分割的，那些门形制不同，有方门，有拱门，也有月亮门，在门与门的中间，有的还搭一座微小的雨棚，为的是穿行者可临时避雨，更为丰富门的空间层次。假如说建筑是一部史诗，那些门就是它的目录，只有走过那一扇扇门，才能知晓隐藏在门背后的抑扬顿挫。整座建筑有主房、祠堂、戏台、廊道、水池、炮楼、粮仓，有层层叠叠的院落，更有无数天井接踵而至。一个陌生人很容易迷失自己，对它的下一个情节，无法预测，又充满期待。

赣州散落在那些发黄的纸页中，像一堆古老的瓷片，在红土地上暗自发光。

无数史书记载过的赣州，就这样出现在与中原大地的文明对话中。秦始皇为统一南疆，曾令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，分5路进军百越，成功之后，其中便留“一军守南野之界”，这是史书上最早所见中原汉人进入赣南的记载。

历史的灯光照亮了乱世里的豪杰，而真正承受战争苦难的

流民们，却被隐没在暗处，听天地间风声横行。我无法想象那铁一般无法穿透的黑……有人把这些成群结队从中原大地上逃亡的人称为“中国的犹太人”，因为他们的命运，与犹太人有太多的相似。然而，每当战乱在中原的胸肌上撕开一道道血腥的伤口，曾经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南方，都会像一片温暖厚实的棉布，紧紧地包扎住那个巨大的伤口。这里历来被正史称为“蛮夷”，但那被称为“中国”的地带，却刀光剑影，战乱不休，如李敬泽在《小春秋》里所写：“华夏大地上到处是暴脾气的热血豪杰，动辄张牙舞爪，打得肝脑涂地。”倒是这片“蛮夷之地”，以坦荡如砥的胸襟，收容了一群又一群从中原逃出的人们。这才是真正的“悲悯大地”，像一张铺满厚棉被的大床，让他们舒展身体，睡一个安稳的觉。我想起作家蒋韵说过的话：“在至深的苦难和最黑的人性深渊中诞生的悲悯，永远有着令人最震撼的感动，那是属于灵魂的感动。”

路上的祖先们，不知道大陆的尽头在哪里，他们东奔西窜，都是从赣州出发的。他们后来去湖南，去广东，去福建，去台湾，去南洋，去世界各地，奄奄一息的香火又重新旺盛起来，照亮了后裔的面孔……

6月里，我在赣州境内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旅行，带着对历史的困惑，我要实地求证。因为不了解这一段历史，整个中国史就都连接不上了。

与我的想象相反，这里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景色。莫奈笔下的睡莲，正在宅院前的池塘里舒展着裙裾。绿浪在视野里蔓延，与黄土高原上贫瘠龟裂的土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或许，正是这样的景象，让逃亡疲惫的眼眸蓦然发亮。于是，对于这些远走他乡的中原人来说，投奔南方，未必是被动的选择，而更像是一种主动的投靠。

我想象着惊魂未定的逃亡者在水田里插下第一棵稻秧时的那份感动。当他们从稻田里直起腰身，他们一定会张开手臂，让山岭上滑下来的风从自己的腋下吹过，感受到自身体深处荡漾出的轻松和自由。■

## 默然领会

文/冯秋子

远离家乡，常常思念。

那一年的一月，我去比利时的列日参加一个国际艺术节。因为想念家乡，不能入睡。

我呆在船屋甲板上。在远处的一点灯光下，在河水映斑的微风中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。

这是一个一生可能只来一次的城市。就像舞蹈与我，是一种偶然的接近。但毕竟舞蹈进入了我的心里。不知道往后的日子，人们会飘浮到哪里，在那个地方，能不能看见寺院、房屋、生长的土地，看见水和草？

在浑浑的记忆里呆着，很多时候是那么想唱蒙古歌。身在哪里，都想念内蒙古，想到内蒙古，心里就有源远流长的声音。上苍赐予那片土地的东西南北、苦乐悲欢，几乎都埋在地下，人们游走在有草没草的地面上，被干冽的西北风吹拂着，看见往日的脚印被沙石淘汰，日渐掂量出荒原的亘古、渊博、深不可测。寂静的黑蓝色的夜空下，地下的千古埋藏，从草地和耕种的庄稼地的缝隙里传诵出去。那些沉没了千古牺牲的滋味，有血海浮游出的真性，随西北风掠过每一根草，来到人心上。那就是草原上的声音。

它来到心里，又从心里传递出去。那声音消解了沉重吗？不，不会，沉重和血液一样。它在心里，也在躯体里。

声音自黑暗中显现的时候，已经融化了千百年苦难，它回旋着，担负人们，穿越远古和天空。老少人们在混沌中学习默然领会。什么时候脱离过苦难深重的人呢，什么时候背弃过温善勤勉的心呢。可怜的人。千年的草籽在哪里，万年的鱼籽在哪里，山坡上端坐的人啊为何哭泣。可怜的人……即兴词曲，我可以一直唱下去，唱到天亮。心灵自由得竟有些悲伤。唱到后来，明晰了一点点，心底最悲伤的地方，原是草地不复存在，草地里的人不再爱人了。

最勤奋的草，终于不再生长，最爱的人，终于不再爱人了。这样的沉重，什么样的歌也唱不了它啊。

那片土地上挽留和摇撼，继续出落一些气息。

听见东方大陆腹地的干旱声音，就想一个人呆着，守卫着那个声音，任由它在心里自由流动。是因为血在流。血往里流，也往外流，流到所有我能看见、听见、想见的地方。我的血是北方那个草地里蓄养出来的，这使我有气走路，有力气在看见圣灵的地方感到亲和与温暖，感到安详与宁静。只是悲伤与日俱增。

文学艺术的眼光，我想不会是单纯的手段规范了它的成色，是它的行为，是注入其中的人的内心的经纬规定了文学艺术的品质。站在真实世界里，面对“个人的活着”。世事的难度，心灵的难度，发现的难度，需要生长新的力量去思量，再去思量，这一切劳动，均源于觉悟，源于心灵结构方面的准备和吐纳。由是，土地生长的可能性，全在人发现土地更大的深度和力量。

在日常劳动中，在阅读、书写中，在舞蹈与绘画中，我感觉到健康和力量。由此对赖以立足的土地，更由衷地尊重，向往着对于土地的更多发现。我知道，土地和我们的关系，是穷尽一生都不一定能够懂得其真义的，但是，人可以拾敛时日的埋藏所给予土地和人的光泽，给予土地和人的自由的烛照。人可以做的还有，就是去灌溉。■